

独一无二的少年军事题材 影子鱼007的神奇故事
惊险悬疑的特种战对抗 彰显阳刚之美的阅读盛宴

少年特种兵

SHAO NIAN TEZHONGBING

张永军〇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社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独一无二的少年军事题材 影子鱼007的神奇故事
惊险悬疑的特种战对抗 彰显阳刚之美的阅读盛宴

少年特神兵

SHAO NIAN TEZHONG BING

张永军〇著



沙漠特种战系列

BATTLE 少年战队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学员战队 / 张永军著. ——北京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1
(少年特种兵·沙漠特种战系列; 1)
ISBN 978-7-5148-1258-9

I. ①学… II. ①张… III.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4563 号

XUEYUAN ZHANDUI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策 划: 袁建国 装帧设计: 九典工作室
责任编辑: 袁建国 责任印务: 任饮丽
著 者: 张永军 责任校对: 赵聪兰
插 图: 高 岱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 编 室: 010-57526071 传 真: 010-57526075
发 行 部: 010-57526568
h t t p: //www. ccppg. com. cn
e-mail: zbs@ccppg. com. cn

印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7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字数: 145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ISBN 978-7-5148-1258-9 定价: 19.8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010-57526539)



写在前面

本集主要讲述了影子鱼因为“脑残”离开部队又回到部队展开沙漠特种战的故事……

影子鱼在“海岛战”时头部受过伤，在回到 TX 部队后不久，就被部队上层领导发现他的记忆力已经严重受损了，严重到必须离开 TX 部队了。这样，影子鱼就被上级安排了一次没有明确回到部队的具体时间的大假，他就回家休养了。但是，影子鱼在离开 TX 部队时已经感觉到他不可能再回到 TX 部队了；因为作为特种作战部队，是不能留下一个“脑残”的特种兵的。

影子鱼的爷爷也知道了影子鱼因为“脑残”回家的事了，他就找到了自己当年的老对手、另一位神奇的特种兵夫妇帮助影子鱼做恢复“记忆”的特训。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影子鱼来进行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子鱼在三位老兵的训练下，终



于恢复了“记忆”的能力，也明白了是爷爷们帮助了他。这时上级对于影子鱼的安排也有了结果，就是安排他进入预备役部队，担任一个普通的少校的工作。这是影子鱼不能接受却又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然而峰回路转，是爷爷改变了这一切，影子鱼又重新去了特种部队，但不是 TX 部队，而是作为“学员战队”的一名指挥者进入了“猎人部队”。

在“猎人部队”里，影子鱼会合了原 D 分队的主力队员，但他也知道了接替他担任 D 分队队长的人是鬼手……而鬼手却是“猎人部队”的嫡系战队——原“小野猪战队”的战队长，于是影子鱼和鬼手的“较量”也就在“沙漠”里展开了……



目录
MuLu

- 1 写在前面
- 1 第一章 小镇的雪
- 23 第二章 江山爷爷
- 44 第三章 爷爷的秘密（上）
- 65 第四章 爷爷的秘密（下）
- 85 第五章 邮件消息
- 104 第六章 回到部队
- 128 第七章 原来是老相识
- 152 第八章 意 外
- 174 第九章 夜 谈
- 196 第十章 归 队



第一章 小镇的雪

舒兰少校抬起右手敲了下桌面，大家看向她，她说：“我们都见过，你们每个人都是我挑选出来的。那么我就先自我介绍一下，方便我们重新认识。我叫舒兰，是‘猎人部队’培养成长起来的女兵。我现在的职务是‘学员战队’的总监兼战术教官。我来担任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下面，请我们作训部主任李一夫中校传达命令。”

我们安静地把目光集中向李主任。

——《奇怪特训》

我被放大假了，而且是一个长到暂时不知道几时才能结束的大假。这在队友们看来是一次多么不容易得到的长假期啊。可是我不能高兴，我真的不能高兴，但我也不能要求放弃这个大假，这是一个硬性命令的大假，我必须执行。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脑袋有“病”了。



我的脑袋的“病”很奇怪，就是非常容易忘记重要的事情却又不疼不痒没有什么感觉。而且我也有可能因为这种“病”而从此离开TX部队。我不知道回家后该如何对爷爷说。得了，让我一点一点地讲述出来吧，直接一点儿讲，就从回家那天开始讲……

我在东北东部的边境小镇车站下了绿皮火车，我就进入满眼白雪的世界里了……其实这样说并不准确，而是应该说，我在飞机上进入东北的境内时就已经进入了白雪的世界了。

那时的我就处在莫名的兴奋中了。这种兴奋感直到我乘坐上绿皮火车经过七个小时到了我原来生活的那座城市，再倒车再次经过了四个多小时到了这座小镇里也没能过去。我即将到家见到我亲爱的爷爷了。

我背上背包，随着十几个乘客走出叫松江河的小站，我站在这座小镇的街边，打量着这座对我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小城。我紧了紧头上的套帽，在很冷的空气里大大地吸了口清爽的空气，再把这口直接凉到肺里的空气呼出去。我感觉到，这完全是东北的那种冬日的空气了。

我看着完全被白雪覆盖的小城，心想，这座小镇里的家在哪儿呢？这是个现实问题，因为我在吉林省的省城长春市下的飞机，然后在机场的商店里买了现在身上穿的这身李宁牌的羽绒服。那时我才发现我弄丢了爷



爷留给我的地址，我只记起了这座小镇的名字……

我站在街边犹豫，不知道该往什么方向走。其实小镇的方向并不复杂，车站外就是一条直来直去的街道，街边的建筑都不高，大都是两三层的楼房。那时的时间是下午3点40分。

我头顶上的天还是蓝的，连一片白云都没有，干净得叫人产生心痛感……我爷爷的家在哪儿呢？

我想起了蜘蛛，原本蜘蛛希望和我一道来看爷爷的……唉！可是蜘蛛突然有了新任务……还和八爪狐一道去执行那个任务……也许蜘蛛记得我爷爷的地址。对，打电话问问，蜘蛛要是因此笑我就让她笑个够吧。唉！

我打了蜘蛛的电话，准备首先听到蜘蛛的笑声。可是电话没通，是关机状态。我想，蜘蛛在执行任务啊。我感觉到了寒冷。我是个东北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可是离开东北的环境久了，居然抵挡不了东北的寒冷了。

我想，我得行动起来，就靠自己了。找吧。

在我前面的那些人已经坐上一辆白色微型小车走了。还有一辆白色微型小车停在街边，上面没有坐满乘客。司机透过敞开的车窗看到我了，其实司机已经看我好几眼了，见我要行动了才冲我喊：“上车上车了啊！”

我没吱声，我往前走。

司机又喊：“喂，你去哪儿啊？”



我说：“我不知道啊！”

司机明显愣了一下神，他抬手把脑门儿抓了一下，喊：“你个傻子，你逗我玩儿是不是？当心我削你。”

司机瞄着我也似乎在等着我。

我一下就笑了。我对家乡男人的亲切感一下就翻上来了。

我说：“那你去哪儿呢？”

司机说：“废话，你去哪儿我就拉你去哪儿。”

我说：“得了。你走吧，我真不知道我去哪儿。”

司机说：“你是个驴友吧？你去长白山也行。咱们这里就是去长白山南坡的必经之路。上车吧，30 块钱就送你去，比你用脚磨蹭强。”

我冲司机摆摆手表示不去。我沿街向前走去。

司机喊，好像是对车里的人喊：“碰上个傻子。”

司机又喊：“喂，小子，你给我听着，你一直走一直走，20 分钟就进了中心地带了，那里住小旅店 15 元一晚上，比这里条件好点儿。”

我扭头说了谢谢。我又说：“我是回家，可是弄丢了地址找不到家了。我会慢慢找的。”

司机嘿一声笑了，说：“看看，我说对了吧，这就是一个傻子。都是中国式教育教育出的社会人才，浪费了多少爹妈的金钱。无语了，咱们坐好走了，你这小子慢慢找吧。”

白色微型小车从我身边开过去，车后卷起浮雪一溜



烟走了。

我又笑了，不过是在嘲笑我自己。

我沿街往前走，一边看街边的建筑。我希望能突然看到我的爷爷，或是能看到像居民居住的小区。慢慢问问，我相信可以找到家的。唉！我心里又想，破爷爷怎么就是不用电话呢？我爷爷有手机，可是手机里面没有卡！我爷爷用手机玩儿里面的 game，这还是顺风兔告诉我的。

大约 15 分钟之后，我看到小镇的中心区域了，我来到小镇的中心区域一侧的边缘了。前面的街道也有打横而去的了。单从我来的这个方向看，好像这座小镇的中心区域是个方形的建筑群组成的，楼房也多是七层的了。我停了下来，站在了第一处十字路口上，我不知往哪里去了。

我知道了一个事实，尽管眼前是座不大的小城，但是在不知道地址的情况下，就算是我这样的特种兵也是无可奈何的。

我犹豫的时候，一辆白色微型小车吱一下停在我身边了。我看过去，司机的脸从车窗里面冒出来，还是刚才的那个司机。他喊：“你说我是不是欠你的？我走了就得，可是不行，心里不得劲。我妈看到电视上放的老太太摔倒路过的人怕被老太太赖上没人敢救的事还教育我别管那些，救助人是对的。可是呢，我自己想，咱们开车的人，在外面遇到遭难的人就要敢于助人，要不





那样这社会就真完了，没希望了，这天底下还是好人多，这和我妈教育我的一致，是吧？我想了，我就不能不帮一个找不见家的大学生。这天就快黑了，你说你一个傻子这么瞎逛咋行？来，上车！我帮你慢慢找，肯定帮你找到家。要是真找不到你家，我就送你去派出所麻烦警察。你知道吗？现在还没到麻烦警察的时候，为啥呢？警察会在帮你找到家后向你要车费和工夫钱，还要你写感谢信……你小子是大学生，比我知道网络，也比我会玩儿网络，那上面这样的事多了去了，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看那就是真的。反正我打心眼儿里是不想麻烦警察的。咋的？你看我干吗？浪费我口水，快上车！”

司机不把我当驴友了，当我是大学生了，而且还是个呆傻的大学生。这挺好玩儿的，而我也很冷了，上车暖和一下也好。我就把背包拉过来抱在怀里，拉开车门坐在了副驾驶的座位上。

我对司机说：“谢谢，小哥哥。”因为我看司机比我大不了几岁。

司机歪头看着我说：“你个小样儿的都冻成青皮野鸭蛋了。别急啊，咱们慢慢想想。这座小城变化是大了一点儿也太快了一点儿。为啥呢？这里升级了，即将变成县级的城区了。老街、老房子、菜地什么的都扒了。兴许你好几年没回来了。可是你也不应该把什么都忘了吧？你总记得小时候在哪儿撒尿打架吧？总记得你和小



女友在哪儿轧小马路吧？快说说，我在这里土生土长，你一说我肯定能知道。”

我周身打了几个冷战，看着司机摇摇头。因为心里好奇，从司机的话里感觉他有个识大体的好妈妈，而我妈妈对我而言是个遗憾，我便问：“你妈妈是做什么的？很识大体啊。”

司机说：“我妈是市场上卖菜的，从不缺斤少两的。唉，说她干吗，说你呀，你想到啥了就说。”

我从来没有来过这座小镇，我无从说起。其实我也想了，我想找到派出所或者居委会也就可以找到家了。只是我一直在犹豫，因为那样会叫他们知道我的身份了。我就冲着司机摇摇头。

我说：“我第一次来这里，你明白吗？因此我才找不到家。”

司机愣了一下，看着我，突然打个哆嗦说：“你不会是个逃犯吧？这里可是中朝边境。我的妈呀，我的运气真是好极了！你身上就是有股逃犯的气味。我告诉你我可不怕你，我来回拉一天人了，就赚了一百多元，我可以给你。行吧？”

司机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我一下就笑了。

我说：“我不是逃犯，我就是一个三年没回过家的人。我……”

我突然记得顺风兔、飞鹰和水鸟来这里找我爷爷是

在江边找到他的。

我就说：“这里有一条江吧？”

司机又打了一个哆嗦，看着我说：“我不去江边，我这车是破车，加上牌照就值 6000 元。我送你了，你叫我下车。行吧，哥们儿？我肯定在你走后过三个小时再报警，那时天就全黑了。警察不是 007，天黑就不可能抓到你了。我说话算数，要不我和你拼了。”

我不笑不行，我也真的产生了一种被当成了坏人的快感。

我说：“我想起我爷爷爱在江边钓鱼，你带我去江边找吧。我可以付你双份儿的车费。真的，我不是坏人。再说我肯定打不过你，你怕我干吗？你是在帮我，要是在江边找不到我爷爷你就带我去派出所。OK？”

也许是我这句“OK”起到作用了，司机在打量了我的身材之后，也说了“OK”。

我坐好了，又说了谢谢小哥哥。

司机说：“别忙着谢我，没准我自己正走在去地狱的路上呢。我看你小子虽然干巴巴的身材，可是你肯定练过武术。得了，就信你一次了，急了我真拼命，就算我打不过你也能甩你一脸大鼻涕。你最好给我记住了。这是啥破事，遇鬼了。”

司机嘟囔着启动车辆掉头开走了。

不一会儿，微型小车跑出了城区，进入了雪原里。我看着车窗外的雪景不再说话。而我发现，司机没闲



着，一边开车一边偷偷瞄我。

我就说：“小哥哥，这是野外，你注意开车。”

司机说：“你就放心吧，这破道，我闭着眼睛都能开。”

我就又笑了，我喜欢这个司机。可我又担心在江边找不到我爷爷，那样就得找警察帮忙了。

司机说：“看前面，看到了吧。那条白白的雪道，那就是条江，咱们叫它曼江。在夏天、秋天有打鱼的，也有钓鱼的。现在是冬天，就一个老妖怪天天在钓鱼，那个老妖怪老得满头白毛，都能当你的祖爷爷了，没见谁爱搭理他，也没见他爱搭理谁。得了，你就从这里下去吧，下到江边去找吧。我可告诉你，你要是过了江往对岸树林里钻，我马上就报警，咱们的边防武警就会带着好几只大个儿的军犬追你，你跑不了的。要是你听我的，我带你去自首，我可以给你证明你就是来自首的，主动投案型的，行吧？”

司机还是把我当成了逃犯，我不笑都不行了。还有，他说的那个白头发的老妖怪肯定是我爷爷。

微型小车停下了，司机死死地盯着我，右手里不知什么时候握了把铁锤子。

我笑着看着司机。

我说：“你能等我一会儿吗？”

司机盯着我，把锤子在手里掂一下，说：“我等你半个小时，就半个小时，过1分钟都不等。我可不想叫



边防武警抓你时多费劲，那也是浪费国家资源。”

我说：“好的，麻烦你帮我看一下背包。”

我开了车门出去回身把背包放在副驾驶的座位上，我想走时司机突然说：“你真不是逃犯？那就怪了，我就没见过找不到自己家的人。你是不是想在这个美丽的大自然里自杀？那可好了，你就是条冷硬的尸体了，你见过冻死的野狗吗？”

我一下就笑了。

我摆摆手，打了个特种兵特有的等着的手势，我就几步踩进了积雪里。我的天，路边树林里的雪足有50厘米深。

司机喊：“给我小心点儿，我盯着你呢！自杀的人我可救不了。我不会在冰窟窿里游泳。我就当目击证人了我。”

我就一步一步瞄着江岸走去。我顶着寒风来到了江岸边，我往下游看。在一片飘着雾气的地段里，有一团红点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在雪地的环境里分外醒目。我知道那就是我爷爷了。

我扭头冲司机打了个找到目标的手势，我就向飘着雾气的区域跑过去。到了近前，我才看清，那片飘着雾气的区域是一段没有冻上寒冰的江面，江水是暗黑色的，雾气也就是江水里飘出来的气体。那点红色，也就是一个人坐在水边，就是在钓鱼。那就是我的爷爷。

我心里非常激动，快速跑过去，可是在我距离爷爷